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蘊大義卷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易精藴大義卷五

元 解蒙 撰

下經 ䷞ 咸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先儒曰乾坤萬物之首咸恒人倫之原故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恒以少長合體咸二少相交夫婦之始也所以諭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

男先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成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承者不有損益乎曰損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二長而女不下男恒久之道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

蒙謂感有必通之理然必得其正而後有以盡人道之常聖人示人之意精矣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因陰陽相求之理明男女交感之情感有必通之道而不可以失其正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氣化感而萬類亨道化合而萬民理感通之妙唯知道者為能識之

先儒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不能咸故感去心而為咸同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互明其旨也二氣感應以相與山澤通氣也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之義故以二氣言之觀恒言雷風相與則知二氣相與之為山澤也感應者咸感之義也相與者咸皆之義也止而説合二德言也止而不説則窒説而不止則流不窒不流貞

也少男下於少女男先而女後亦貞也夫君尊而臣卑夫唱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上地下天則為泰以男下女則為咸蓋交感之道必上者為先而後下者應也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聖人論咸只言天地萬物之情而不言聖人人心之情蓋天地萬物之相感未始有心而真情自不能不感兆人為萬物之靈聖人既以心感心

焉有不得其情哉言人心則情不必論也

蒙謂即天道之感以明人道之感唯得其理之正而後見其情之通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先儒曰山高澤下以勢言之則實相傾故山下有澤為損以氣言之則實相通故山上有澤為咸山澤之所以通其不以形為異也夫山上有澤其中必虚虚則山澤之氣通而感應之理以生君子觀虚而能感

之象而以虛受人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虛則无我无思无為不將不迎故雖充塞无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必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蒙謂觀二氣之相與明一心之妙用其要皆以虛而通也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先儒曰卦以男女婚姻為象周公專以六爻取人身為象初與心應四以心感而初以足行不曰足而曰拇者以陰居下欲進未能也

蒙謂感於事事初而未能通故其象如此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蒙謂為臣之道不妄動而有求能居正以自守則

不違於理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蒙謂陽剛无特立之操其志不足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先儒曰以身言之咸其心之地也天地聖人之所感

者皆此理有心則拘矣故不言心然四雖不言心而

四之憧憧實有心也有心之感不能咸故獨不言咸蓋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則其來也无迎其往也无將既應之後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故明道有言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此光大之極則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先儒曰咸卦六爻不能盡全卦之義猶同人六爻同
至郊而不能同至于野也蓋咸之在卦咸之全也而
咸之在爻咸之初也大抵咸之為道動不離乎靜靜
不廢于動體用同源其感通之機實有至理寓乎其
間彼拇之進腓之動股之隨心之憧輔舌之縢皆累
于動者也而感物之道在乎靜焉豈貴于動乎若夫
脢與心背可謂得心之感矣然又靜而不能動非感
而无不應者此咸之六爻所以不足盡咸也不然則

夫子之于繫辭論六爻何以斷之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蒙謂聖人言感天下之道當背私心葢因五之不足而為之戒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先儒曰易道取諸身唯艮咸二卦為詳而其終特異者豈非以咸終於說而艮終於止歟周子有曰吉凶

悔吝生乎動者也感物而動者咸也故咸之六爻吉凶悔吝之辭備焉

蒙謂感物而不由乎誠又惡能感物哉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先儒曰恒與貞是本領底字亨无咎利有攸往是功用底字子思得此為中庸貞者中之體利有攸往者中之用而恒即庸也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

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利貞者體常也利有攸往者盡變也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以體常天地聖人所以能恒者以其能盡變也故恒之道必合二者言之倚于一偏則非常矣

蒙謂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則不唯不失其恒而又能不泥于恒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恒

分有定勢相須動不違而位相應此四者所以爲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盡人道之恒以合天道之恒斯能不滯于恒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于造化之運因其功之溥而見其理之恒于聖人之治即其理之恒而見其功之溥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先儒曰剛尊柔卑以二體言定分之恒也雷動風發以二象言變化之恒也巽而動以二體之德言理之恒也剛柔皆應以六爻之象言物之恒也此四者皆可久之道孔子釋恒之義也久于其道而不已者恒之體利有攸往終則有始者恒之用體用一理也不

明乎體用者皆偏也先言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利有攸往終則有始次言日月四時造化之迹聖人之用方見所恒處日月四時天地所以爲恒也故以其化而見其常久于其道聖人所以體其常也故以其常而見其化泛觀天地日月之往來陰陽之代謝百穀草木之榮悴與夫民生之日用飲食其相循于无窮者皆常之功用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蓋天下之理唯久而不變然後見其真情也夫子於咸恒二

卦即男女一端推而極之至于天地聖人之道旣曰所恒又曰情者所恒體也情其用也朱子曰性只一箇物事情却多端或起或滅然本體常靜用處常動而不失其貞便見得所恒處所恒二字最可玩識得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

蒙謂人能體夫常而不泥夫常則天地聖人之功用不外是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先儒曰天下之震動莫如雷風常人則改其常度矣於山之時視之如平日然後可見胸中之有常故雷風非有常之物而係之恒其語通變者以恒為主歟彖言終始變化者恒之用所以久而不窮象言以立不易方者恒之體所以久而不變

蒙謂觀物之相與有常而知身之所處有常非精于觀象者不能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先儒曰由浚而深其深必久始而遽深其壞亦遽

蒙謂知守常而不知變勢无自而可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先儒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

蓋以六爻唯此為最善然亦不過悔亡而已于以見

恒道之難盡也諸爻欲蹈乎常而反失乎恒非失乎

恒也乃失乎中也道无不常也无不中也在處之何如耳以是知可久者恒之道而中者又可久之道也捨中以求常抑末矣此九二所以悔亡由久于理之中也觀此則可以知時中之義子思之中庸其本此歟

蒙謂處於非常之地而能不失其常非體常者不足以當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先儒曰恒之道在乎中而已九二非正而居中故悔亡九三得正而不中故至于无容也

蒙謂處可常之地而猶失其常則无往而不失其常矣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先儒曰居得其正而不居正者九三是也居失其位

而久居者九四是也故三或承之羞而四田无禽也

蒙謂非常處之地而處之常故雖久而无功也葢

常非可貴常而得其所乃為貴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先儒曰恒九四之才與二同而位異故四之爻不如

二之久六五之位與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又不

如二之剛中也

蒙謂能守其常而不能制變乃從人之道非率人之道也故其事雖一而其效則殊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先儒曰在下以入為恒浚恒也在上以動為恒非不可以深也始而求深終而振動非可久之道也故凶

蒙謂居常之極而變常乃不常之人也又何為而可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先儒曰遯亨為君子計也小利貞為小人計也蓋陰長之時君子以遯為亨小人以貞為利又孰知為小人計所以為君子計哉或曰三陰長而為否五陰盛而為剝君子猶居其間二陰始生何為遯哉殊不知否陰已盛則陰終窮若以否剝而後去則无及矣大抵易於陰長之卦常欲使之循理于陽消之卦常欲

使之知幾戒堅氷于寒泉之初繫金柅于陰萌之際令二陰為遯則亂形已兆見幾君子宜早為之計也聖人設卦以遯名豈非防微杜漸之意哉

蒙謂君子雖欲全身以伸道未嘗不欲得時以行道故聖人設兩辭以明之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先儒曰遯而亨言遯乃所為亨也蓋二陰漸進猶未

盛也勢尚可為君子皆全身而去非所望也聖賢處亂世當亂形未見正當維持危行遜言以漸而正之不害于遯也故曰小利貞或曰遯之時義何以謂之大曰于遯有以見君子不能忘天下之心也遯以乾艮成卦明乎乾體則可以達天德知天命明乎艮體則可以達行止之宜識進退之節乾非終潛而有可潛可見之時艮非終止而有時止時行之義仕止久速以天自處此所為大也于斯時也君子俯就則屈

已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君深而憂民切尚欲有為以安生民定社稷非處遯之時而識遯之義者不能也臨彖曰剛浸而長遯彖不言柔浸而長者蓋剛長可言也柔長不可言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小人也四陽在上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為君子二為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當位與二為正應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為治之臣也易變動不居固如此

蒙謂君子之居亂世雖欲全身以伸道然茍有可為之機則必致其力焉蓋久速无常唯當夫理而已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先儒曰天非有心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于天自有不可侵不可及之勢也山雖陵乎天而天實覆冒之山雖屹立而不能犯乎天也其曰天下有山則天非汝去也汝自不吾及也故君子用之以待小人不惡

則无怨而嚴則不慢優柔和易之中而有凌厲難近者存寛緩容納之内而有屏棄自遠者寄蓋君子於小人絶之以不絶乃所以深絶之猶王者之於荒服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

蒙謂在下者雖不陵乎上而在上者有以全其尊則雖無忤于物而亦不拘于物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先儒曰初處不可以去可以不去者也古之人仕亂世而不去者位卑故也

蒙謂既不能先事以避難不若静處以免難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先儒曰遯之初二雖陰柔小人然總論一卦之意則皆主君子如否之初六曰拔茅貞吉是也

蒙謂二能以中順之道結其君則雖在相違之時

而有相得之義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蒙謂以係戀之私恩尚不能免乎遯之危又焉能濟乎用之大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先儒曰九四以上其遯皆美以上剛健而能先也小

人之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隂勝便為小人

蒙謂不溺於所愛而能斷以義乃以道制欲者也

非以人從欲者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先儒曰遯乃小人用事之時為九五者當遯之將及在正志而已茍志不先正小人投隙而進矣必至于

變亂其所守豈大人之遯哉五言正志與二言固志意同

蒙謂人能以中正而處遯則其心之所守者正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先儒曰下三爻艮也故欲遯而或止上三爻乾也宜其勇于遯

蒙謂以陽剛之才而處乎事之外則其進退綽綽

然矣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先儒曰康侯二字當玩味常人之情徒以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為盛而不知惟康侯足以為盛夫王之於臣一命錫爵再命錫服三命錫以車馬今曰錫馬其禮重矣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今曰三接其

意勤矣茍非有安民之功又何以膺人君之寵哉

蒙謂當明盛之時而成治安之功宜其多受寵賜而顯被親禮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先儒曰麗乎大明得所麗矣得其所麗者以其順也順而不逆禮故不失君臣之道進而上行得其進矣得其所進者以其柔也柔不干時故不犯上下之分

如是雖盛而奚亢焉蓋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從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所以有親厚之禮下柔順以輔上所以成治安之功而為晉之盛也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晉以柔為體以順為用曰柔曰順此晉之義

蒙謂世道方進而未已君臣相得而益彰故下有安民之功而上有尊賢之禮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先儒曰人之一心其明如日擴而充之亦日之明也晉之自昭明德致知之學也乾之自彊不息力行之學也乾曰自彊晉曰自昭天行日進誰使之哉

蒙謂晉德之功與日俱新當決其機之在我而後可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先儒曰爻不正故戒以貞坤體寛故誨以裕摧如在

彼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上吾不可以不裕

蒙謂事之在外者无所營理之在我者无所失此

在下始進之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先儒曰爻因其愁而勉之以守正象因其福而歸之

以中正蓋人以中正自處未有不因愁而獲福者故

曰易之道義配禍福

蒙謂人之進能不失其正始雖難於進終必獲乎福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先儒曰明盛之時君子守正易明傷之時君子守正難故曰利艱貞也易于諸爻噬嗑之九四泰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蓋一爻之中不幸而遇艱難之象則

以艱貞之辭戒之未有一卦全體以艱貞為義者此蓋覩明入地中知君子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其商之末世乎文王抱明德于躬而處紂之時深感此象故託意以為後世戒抑以自警也

蒙謂人能艱難以守正則雖晦其明而未嘗息其明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先儒曰晉明乎外明夷明乎内晉以順用其明明夷以順保其明内文明則不失巳而詭隨外柔順則不逆時以干禍内文明則外自然柔順非韜光晦彩之謂也當患難之時則艱守正道所以為晦其明非和光同塵之謂也文王盡全卦之義故以二體言箕子盡六五之義故以一爻言大難以文王一身關係天下言内難以箕子一身關係宗社言

蒙謂遭世道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非仁聖者不

能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先儒曰明入地中明未嘗息也故用晦而明乃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此藏明用晦反得其明也

蒙謂君子觀夫象既外晦而内明故以臨乎人不過察而傷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先儒曰主人謂在朝者去者為客則居者為主人此

所謂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蒙謂于見傷之始而去之速非知之明而勇於義

者不能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先儒曰初傷于翼所傷猶淺二傷及股則害于行矣二之所以疾去者非為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以柔居中故順而有則

蒙謂傷未深而救之速非二之善處安能保其吉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先儒曰所謂南狩之志乃大得者葢有湯武之志然

後大得順天命應人心也无湯武之志則暴也豈大得哉

蒙謂欲知聖人能為非常之事當知聖人有安斯世之心予于明夷之三見之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先儒曰微子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知其君不可以圖存也又知商之不復興也事之不可諫而爭也

其留也无救于宗祀之滅其去也猶可以存十一于千百也故曰獲明夷之心象曰獲心意者其謂微子之去乎

蒙謂邪臣之事暗君也必先有以得乎君之心而後有以行乎已之志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先儒曰箕子之明可晦而不可息也自常情觀之箕

子甘心處于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蓋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為奴而箕子自靖自獻于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也

蒙謂大人之處患難也外雖晦其明而內常保其明非箕子其孰能之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先儒曰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以爻言則傷五

之明者在上各不同也五上為天有登天象坤地至上方成又有入地象

蒙謂以无德而居高位始既傷人之明終必自傷其明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先儒曰六二居内卦之内既中且正又長女居上中女居下皆女貞也而家人之道亦當先女貞六爻剛

柔皆當位所以為家道之善有吉無凶若以人言之則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二南正始之道始以后妃之德則女貞者家道之本也

蒙謂治家先正乎内則餘可從而理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禮别而分定人道與天地並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欲盡乎齊家之道必本乎保家之主家人之二五當之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為治之道本于內而形于外故家齊于上而教成于下矣

先儒曰人道與天地並而為三易以人道明天地之道故男女咸感以見天地之情夫婦恒久以見四時

之運而家人歸妹又即男女以見天地之大義蓋天地之道先于男女夫婦見之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自源而徂流舉末而知本也文王之彖只言利女貞風化之原家道之始也孔子釋彖推本風化之始在乎男女正位乎內外家人有嚴君以下總論父子兄弟夫婦无一而不盡其道風化所形家道之成也古今言正家者莫如周有王季為之父大

任爲之母文王武王爲之子太姒邑姜爲之婦周公爲之弟孰非盡道者關雎麟趾之化其一家之推耳蒙謂天人无二理治化同一機故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欲治國者必先齊其家此聖人因家人之道而推言之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先儒曰風自火出自然有由内及外之象故火既熾則不患風不生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然又當看風

火是甚氣勢君子之于言行必見善明用心剛如風益疾如火益烈然後言立行修而身正矣如風雷益亦是此意

蒙謂觀由內及外之象而得修身正家之道吾于易之家人知之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先儒曰九者剛之象閑之之道也初者始之象閑之

之時也志變而後治之家瀆而後嚴之則有悔矣

蒙謂正倫理而不傷恩義非以剛明之才居家人之始者不能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先儒曰无所遂事者順也貞吉者以順為正者也爻言貞吉象言順巽婦道盡在是矣貞而不順則有晨鳴之咎順而不貞則有見金之嫌

蒙謂事无專制而居有常職女之正位乎内者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先儒曰以陽處剛過乎嚴者也處下體之上爲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

蒙謂治家之道寧過乎嚴而无失于縱故聖人因論三之才而設治家之戒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先儒曰治家之道以剛正威嚴為上戒在于柔順故家初三五皆吉上九威如終吉二四柔也于治家无取故二卑巽柔順乃婦人之正非男子所宜也四巽體而順在位保家者也非治家者也易以富貴對言則陽貴陰富以貧富對言則陽富陰貧以貴賤對言則陽貴陰賤以善惡對言則陽善陰惡

蒙謂居得其正而處之安保家之主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先儒曰閑有家則閑之于其始假有家則假之于其終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中庸曰无憂者其惟文王乎此爻當之矣故三代之主正心誠意修乎閨門之内不下席而天下治何所憂哉

蒙謂人倫之道得則風化之原立然非内外各得其正又安能致心化而誠合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先儒曰初閑上威治家人之道始終貴乎嚴也嘻嘻終吝則威如終吉亦其理也反覆卦爻中正男女以其義正夫婦父子兄弟以其道既曰正又曰嚴又曰順既曰愛又曰孚又曰威夫嚴正與順並行信威與愛兼用家人之道盡矣天地之義備矣

蒙謂保家之終故當有以信乎人尤當有以嚴乎

已葢修身乃齊家之則故聖人于家人終言之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説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

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徳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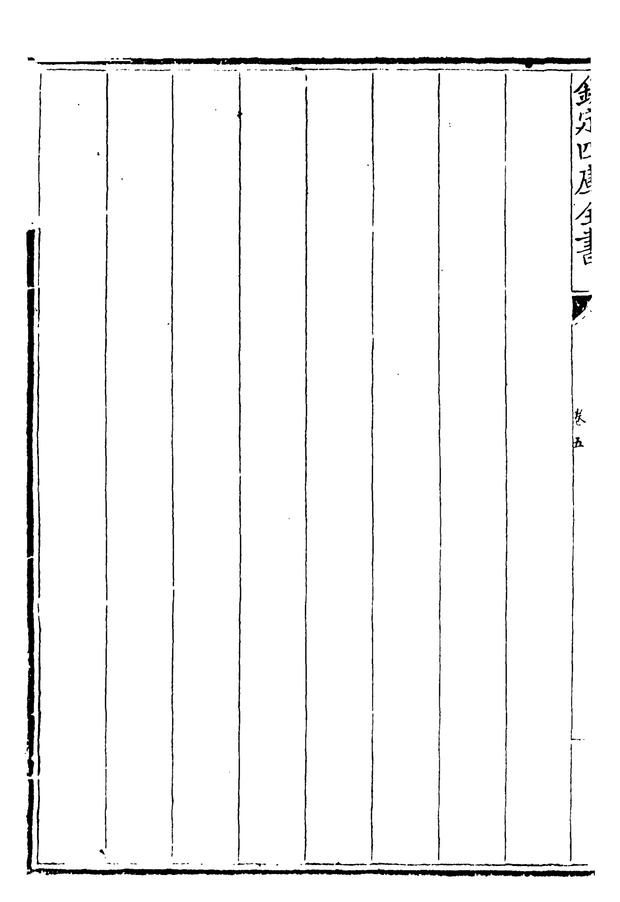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蘊大義卷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郭墉

易精緼大義卷六

元 解蒙 撰

下經二 解至困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先儒曰蹇利西南所以濟難也解利西南所以安衆也

蒙謂措天下之難于平易之地聖人若可以无為

矣然圖治之功深故其慮患之意至此聖人之仁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始未離乎險而終能出乎險然非處之有道又安能得人心而成治功哉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二氣和于上而衆形和于下天地所以成生物之功者其在于此乎

先儒曰聖人于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之多事以自擾又不欲人之无事以自安也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坼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紓生意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

不言義者无所趨也不言用者其用見于蹇之時也

蒙謂以聖人濟難之道推天地涣散之時治化氣

化同一機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先儒曰雷雨作天地解萬物之屯也赦過宥罪君子解天下之難也罪過屬坎法律之義也赦宥屬震發生之仁也

蒙謂體解散之時以行寛大之政聖人所以對時而育物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先儒曰震陽動于險上初與四爲應藉以解于屯蹇者安有咎哉

蒙謂聖人于解之初美其居无過之地原于得相應之宜故爻象之辭明之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先儒曰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盖解天下

之難去小人尤當急也

蒙謂為臣之道必先杜邪枉以格君心而後用剛中以行己志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先儒曰六小人之才也三君子之位也坎為輿為盜需九三致寇至象言敬慎不敗者居位當也解六三致寇至象言又誰咎者位不當也禍福之來未有不

由己以致之者

蒙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其招盜而取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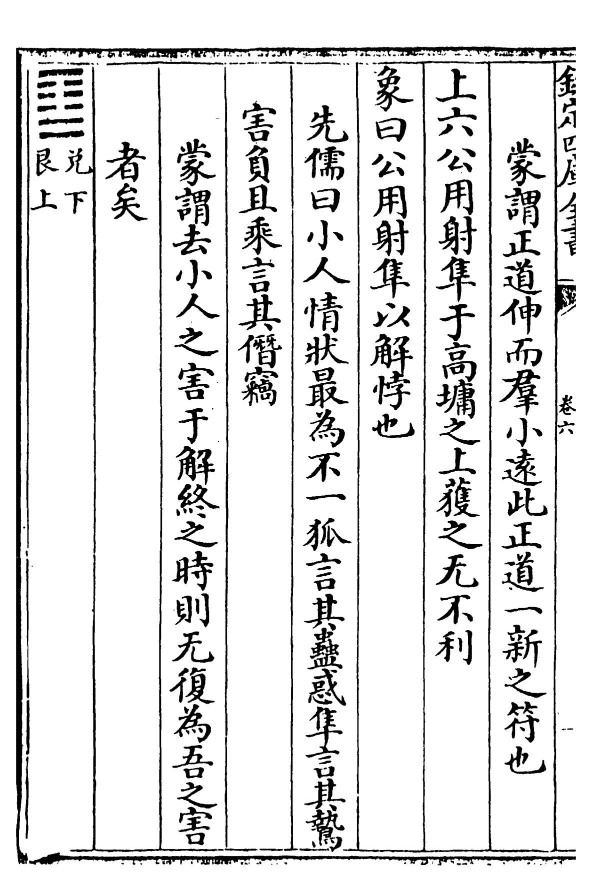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蒙謂小人之黨遠而後君子之誠合此聖人因四之失而為大臣戒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蒙謂正道伸而羣小遠此正道一新之符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先儒曰小人情狀最為不一狐言其蠱惑隼言其鷙害負且乘言其僭竊

蒙謂去小人之害于解終之時則无復為吾之害者矣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人能抑其過以就中至誠以順理措諸天下无適而不可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人能損飾以存誠乃損道之至善也

先儒曰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為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為兑兑說也又三下爻皆應于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安受

何名為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于上臣民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兑説凡上取于民者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觀之則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民而有制則兩盡之矣

蒙謂人能損人欲以復天理乃損道之善也然君子必誠之為貴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即損之名而著夫卦之體則其事或未善因損之時而求夫理之當則其事无不善盖損下以益上則非聖人之本心而損過以就中實聖人之所與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聖人欲人敦本以尚實尤欲人因時以制宜故于損之彖辭言之

先儒曰一謙受四益愚于損卦亦云損之為道文王蔽之以一言有孚而已夫子釋之但添一而字不加一辭可損而損不為不足可益而益不為有餘因時而行當理而止故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此反覆二卦以明損益之用也

蒙謂剥民以奉上固聖人之所戒損過以存誠又聖人之所與蓋損之為損當時順理之為善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先儒曰山上有澤咸以氣言也山下有澤損以勢言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已二者皆所當損也懲于既往窒于將來盖忿有時而作懲之而已慾无時而不生故欲窒之二者既損則益可知矣損之又損以至于无所謂損人欲以復天理又損之第一義也

蒙謂觀諸卦在乎損下以增高反諸身乃當損欲以從理盖損所當損則无害于損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蒙謂盡益上之事而不居其功度損已之宜而不違于理乃損下益上之道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蒙謂唯不枉道以狥人故能正已以正物非二之志存于中不足以與此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先儒曰三與上隂陽相與也初二四與五同德相與也損有損奢而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有損其所以損者二簋可用享損奢以從儉也懲忿窒欲損其疾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損已以益人也六五虛已以受諸友之益損已而取人

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損益人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受益損之益也上九弗損益之不損之損也此爻乃損之所以為損者故總言損之道

蒙謂聖人知相與之道不可疑故于三深明相與之道所以當致其一葢對待者生生之本故曰兩相與則専三則餘而當損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先儒曰柔過為疾忿慾是也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亦過也酌損之弗損益之者亦不過損也損一人損其疾者皆理之所當損也

蒙謂人能不吝于改過則復于无過矣此聖人所以深與之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先儒曰損益有離坎體故稱龜

蒙謂居君位而能虛中以受益則大獲天人之助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先儒曰損之成卦上艮下兑上之損下止而不過下之奉上説而无斁盡損道之至善也損之上九入于益矣故爻言利有攸往而益之象亦云

蒙謂當受益之時而以益下為心乃事理之至當

人心所悦從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先儒曰乾坤十變而後至泰否咸恒十變而後至損

益泰否者天之所為也故先泰而後否損益者人之

所為也故先損而後益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

山澤之氣交則為咸損澤以益山則為損先雷後風

則為恒先風後雷則為益泰否損益皆三陰三陽之卦然乾坤之體純全則為泰否駁雜則為損益所以泰否為天道損益為人道也

蒙謂人能以利物為心則无適而不宜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仁以及物故能得人心謙以持己故能存道心益益下者人君之政下下者人君之德有益下之政民斯悅之矣有下下之德民斯仰之矣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居无過之地以濟天下之難則天下孰不受吾之益哉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聖人明卦德之善而言天地生物之功聖人為益之道唯應時順理而已耳

先儒曰以陽饒陰之言之則為損上益下以陽貴陰

賤言之則為自上下下聖人行益道而往使人由于大中至正之塗乃有慶也聖人之益人理而已非若區區小惠也无疆以悠久言也无方以廣大言也有无疆之進者斯有无方之益有无方之益者斯有无疆之說感通之理然也然考之益之一卦不及一損字而損之一卦屢言及益益之卦辭首言利有攸往而損至後言之益直言與時偕行而損則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始信益者聖人所樂為損出于不得已

也聖人用心何其仁哉

蒙謂人君為益之道不專其利故能得乎民不違于理故能合乎天此聖人所以極言而贊之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先儒曰善不遷過不改未知益已烏能益人然惟明理然後能遷善知恥然後能改過見善能遷則改過愈勇有過能改則遷善愈速亦風雷相益之義也兩則字尤有力有勇猛向進之意

蒙謂君子觀諸卦有益之象故反諸身求益之理

此觀象繫辭之旨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先儒曰益之爻用大作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為之卦故曰益以興利

蒙謂居下位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先儒曰損卦益在上五為受益之主故或益之在五益卦益在下二為受益之主故或益之在二大抵唯虛故受益損益二五皆以柔受剛益

蒙謂人能虛中以受益正固而不遷則不唯得乎人亦將合乎天矣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蒙謂果于益下而无專决之嫌誠以奉上而有信從之理是盖因三之才而為制變之方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先儒曰三用凶事故可先行而後吉四欲遷國則必先告而後行遇變事而能制乎權者六三以之遇經事而能體乎常者六四以之

蒙謂有中正之守雖能獲乎上无剛特之操故必

依乎人盖聖人因四之不足以致戒而吾夫子又從而發明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先儒曰有孚惠心者非為人給而家養也聖人之仁如氣之春舉此加彼使其欲富壽安佚之心皆遂所欲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亦感惠以為德矣盖為益之大莫大于有孚為惠之大莫大于惠心我以至誠

惠下為心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至誠惠吾之德洪範所謂于汝極錫汝保極者也損之上益之五皆以不損下為大得志聖人之意可見矣

蒙謂君能錫福于民下能歸美于上乃事理之至善人君之道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蒙謂居上而欲專其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聖人所以深致其戒也

☱☰ 乾下兑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先儒曰五陰去一陽謂之剥五陽去一陰謂之夬陰之去陽勢不過也以漸變之使剥爛而已故以剥言之陽之去陰其勢剛健決而去之不可傷于過故以夬言之于剥曰不利有攸往于夬曰利有攸往聖人

于剥所以存陽于夬必欲盡隂而决之也

蒙謂君子之去小人也正名其罪而有戒備之心

自治其私而无尚武之意如是而往其无所失矣

彖曰夬决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

君子之去小人也雖有以戒其惡必有以服其心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

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君子去小人雖知彼之可勝不恃我之能勝則君

子之道純一而无害矣

先儒曰非健无以去小人之惡非說无以服小人之心剛長乃終與復剛長相應

蒙謂君子之去小人也恩威並行而理勢兼盡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蒙謂君子觀澤之升于上而決于下雖法之以施惠下之政必戒之以為脩身之防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先儒曰大壯之初壯于趾凶戒其用壯也夬之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戒其好勝也

蒙謂君子之去小人也茍有躁進之心自有難勝之理聖人于夬之初為戒深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先儒曰聖人于五陽之盛猶以惕號為戒微矣哉

蒙謂君子之去小人也有備則无患矣然非九二

所處之得宜何以與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先儒曰君子去小人之道不患其不健而患其不說

不患其不決而患其不和故初與三皆以用壯為戒

蒙謂君子之去小人也雖不任其剛亦不失其剛

故始若與之和終能致其決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蒙謂君子之去小人也既已失其剛當勉以從乎

陽然非剛明之才不能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先儒曰三五獨戒夬夬比與應也

蒙謂君子之去小人也如有所溺而終致其決雖能勉强以從義然非充實而光輝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先儒曰五剛決一柔而卦爻皆戒處夬之難如此故吾于剥見君子之易退于夬見小人之難遠

蒙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先儒曰以一陰而敵五陽壯也巽為長女亦女壯之義陽至四而後言壯陰始生而即為壯亦可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同也陰陽消長如循環剥者陽之消不旋踵而為復夬者陰之消不旋踵而為姤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之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遽為之憂而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坤疑堅冰姤防女

壯皆戒其始也

蒙謂以一陰而遇五陽女德之不貞者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以陰而先陽非男女匹合之正也故聖人深戒之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

義大矣哉

當交遇之時聖人固深贊其理然陰長之際聖人

又深謹其幾

先儒曰夬之一陰不為主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一陽生曰復本有而來復也一陰生曰姤本无而倐遇也此可見聖人内君子而外小人之意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已懼其多此可見聖人崇陽而抑陰之意盖夬已退之陰也故聖人務進陽欲其无陰也姤方來之陰也故聖人務抑陰恐其干陽也咸所以取女吉

者男先于女也姤則女先于男與蒙六三同故皆勿用取女姤巽下乾上有以坤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為天地相遇之象且一隂生于五月南離之位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復言見天地之心冬至也姤言品物咸章夏至也舉二至而律歷見矣萬物别而言之曰品物

蒙謂聖人之贊易也始言消長之機而見隂盛之勢為可畏終言會合之理而見相遇之道不可少

蓋遇失其道是固不可苟遇遇得其道又安得而不遇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蒙謂人君觀天之以風被于物者无不當知令之行于民者无不徧此聖人因姤之象而明其事如此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先儒曰以其一陰遇五陽故彖言全卦而曰女壯以其陰始生故初六一爻而曰羸豕

蒙謂聖人于陰生之卦始欲窒其漸進之機終復明其必盛之勢蓋使小人不得肆其惡所以君子得深為之備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先儒曰剥之貫魚姤之包魚皆以陽制陰者也

蒙謂當夬隂之始生而制之在已則不患隂之漸長而害之及人聖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先儒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其象同夬之不進為失機故曰牽羊悔亡姤之不進為知止故曰厲无大咎

蒙謂過剛不中而不遇于隂故聖人雖憂其有所

危亦喜其无傷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先儒曰姤之義遇也有得遇者二是也求遇而不得者三是也當遇而不遇者四是也或曰初陰之長聖人惡之二能止之又能畜之何也曰卦爻取義非一端在遇言之則有君臣之遇有天地之遇故四不遇初而二遇之在小人言則貴乎止在民言則貴乎畜

故二能畜則曰有魚四不能畜則曰无魚

蒙謂己所當遇而不遇由其失德而下離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先儒曰初六柔也以其未壯而終變故曰羸豕以其陰美而潛伏故曰魚以其在下而善潰故曰瓜一陰浸長陽爻消剥者天也九五含章以防潰者人也盡人謀則有時而勝天雖使勝亦天也然吾之志終不

舍天之命也

蒙謂以陽剛中正之主防始生必潰之隂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先儒曰相遇之道不可遠不可亢九四之包无魚遠而无所遇也上九之姤其角亢而不可遇也雖然聖人惡隂之長而遇本非正姤道雖吝正道无咎故其

占又如此邵子曰復次剝明亂中生治乎姤次夬明治中生亂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

蒙謂以剛極居上而求遇雖其相遇之道爲可吝而于陰柔之善无所傷故聖人既憂其所可憂亦喜其所可喜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先儒曰萃與比何以異乎曰水在地上相親而已故為比澤上于地水之鍾也故為萃比以一陽統五陰大一統也萃以二陽統四陰始成聚也故萃為比始比為萃終萃渙皆言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于此為其渙散立此以收之也利見大人所以治萃也利貞所以為萃也用大牲吉稱萃之義也利有攸往順萃之時也

蒙謂聖人萃合人心之道聚之盡其情而治之有

其道則可舉盛禮而興治功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先儒曰渙之有廟以始立廟而言萃之有廟為已有廟致享而言損則用二簋萃則用大牲是天命聖人以備禮之時也剥則不利有攸往萃則利有攸往是天命聖人以有事之時也以順説剛中而應而觀則

知君臣上下之聚也以假有廟用大牲而觀則知神人之聚也以利見大人亨聚以正而觀則知君民之聚也以順天命而觀則知天人之聚也當萃之時盡萃之道莫重于享祀莫急于聚人莫大于順天夫天地之氣聚而有物散而无形散者必聚鬼神至幽也而各享其類萬物散殊至衆也而各從其類故于感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方其未

聚則有天地閉賢人隱氣象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及其聚則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而後其情可見蓋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散可觀人苟皆能觀物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无不可以畢見矣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

蒙謂原萃聚之象而知上下之志同明萃聚之道而見天人之理一非深于易者不能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先儒曰除兊金之戎器戒坤衆之不虞所以治萃也

蒙謂物聚斯有亂能備斯无患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先儒曰象獨舉乃亂乃萃為其志亂其意深矣

蒙謂聖人以其相聚之志疑于陰故決其求聚之道從乎陽示人之意精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先儒曰卦以用大牲為吉二乃以用禴為利者蓋備物王者所以隨其時用禴乃臣下所以通乎上

蒙謂君臣之聚始于相求而終于相信故以誠相與斯可矣又何假飾于外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先儒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隂柔之常態

蒙謂求萃不得而欲從乎上居柔説之極其能受之乎故聖人與其從上而咨其所為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先儒曰此爻與隨九四同故在隨以有孚而後何咎萃以大吉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

蒙謂居大臣之位而得君民之聚非盡善不足以當之也故聖人因其所處而為之戒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先儒曰萃有位所以一天下之聚元永貞所以久天下之聚元永貞之德唯比萃有之然比言于卦則吉而萃言于五止于悔亡者比以一陽統五隂衆隂惟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隂或有不

得其萃故五有匪孚未光之戒

蒙謂人君正位以聚天下之衆當修德以服天下之心蓋九五德非不至而聖人之戒不可无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先儒曰萃之六爻或有應或无應或當位或不當位而皆无咎蓋萃乃天地萬物之情之合吉多凶少故也

蒙謂説居高位而人莫之與宜其窮迫而不安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蒙謂人之進也由其道則遂其進矣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先儒曰二言有喜即彖言有慶也五言大得志即彖之志行也

蒙謂人之進也應時而順理則可以得人而行道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先儒曰上達為順下達為逆順德坤象積小高大巽木象

蒙謂因其自然之理无容于私故其順長之勢不可遏此聖人即升之象而示人進德之方也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先儒曰一體相從允然俱升

蒙謂知已不足而信從乎上乃進之得其道者也

故聖人與之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先儒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升九二以中實為孚未

孚而用禴則有慢忽之嫌孚乃用禴則无咎也

蒙謂臣之事君以實不以文則可以得君而行道矣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蒙謂以陽剛之才而其進以正則不疑其所行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先儒曰二四不言升者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

承五近其位不可升也在二言孚在四言順義可見矣

蒙謂安時而處順文王治岐之事歟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蒙謂心純則賢才輔則天下治也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先儒曰升豫皆以陰居上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

蒙謂天理人欲同形而異情故聖人因升之上六以示教

☵☱ 坎下兑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先儒曰處困而亨者君子所性不在窮通也故君子之處困言不見信于人行不見恱于時君子未嘗巽言以求信改行以求恱亦慎而已

蒙謂不怨天不尤人君子所以窮而通也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先儒曰不曰柔揜而曰剛揜為君子謀也險而能説受于天者安吾分而已不以物阻困而能貞居其位者行吾義而已不以物變

蒙謂雖處困而樂无不在則不失德于已不失口于人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先儒曰唯能致命故能遂志當與孟子性命一章並玩所禀之命即此之致命也所盡之性即此之遂志也

蒙謂水无滋于澤固天運之時然道既違于時唯盡吾之當然此聖人因困之象而明處困之道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蒙謂處困之時而益入于困由其居暗之甚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先儒曰需之五困之二皆居坎之中皆言酒食則酒食坎象明矣

蒙謂君子欲施其惠而未能唯當積誠以待上之求不可枉已而有求于上能如是則始雖困而終必亨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蒙謂无德而處陽才柔而凌剛故進退出處无一而不險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蒙謂四應于初而隔于二故始而有所疑終乃歸于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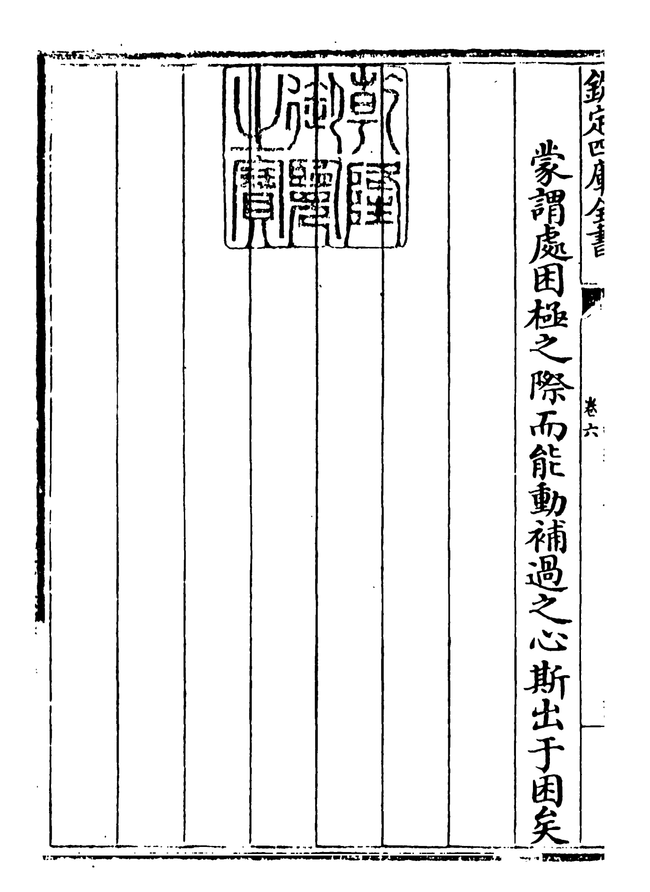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蒙謂人君之困雖傷于上下之无與然能以剛中之德盡誠敬之心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先儒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詳攷六爻之義却有深意陽爻為君子陰爻為小人則陽爻當困陰爻當吉然初困于株木三困于蒺藜上困于葛藟三陰爻皆凶二无咎四有終五有說三陽爻反吉以見小人之困君子君子終不可困而小人實自困也自古小人之困君子未有不取困者聖人設此義以防民而小人猶有无忌憚者也



蒙謂處困極之際而能動補過之心斯出于困矣